

腐蝕

[日] 森村誠一

吉林人民出版社

# 腐 蚀

〔日〕 森村诚一 著  
孙立人 莽永彬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 腐 蚀

〔日〕森村诚一 著

孙立人 莽永彬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印张 286,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10091·853 定价：1.20元

## 内 容 提 要

《腐蚀》原书名《腐蚀的构造》，据日本角川文库1978年5月第二十五版译出。

《腐蚀》是日本著名社会派推理作家森村诚一的代表作，曾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故事取材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社会现实。作品围绕土器屋产业公司年轻总经理土器屋贞彦被害和崭露头角的核燃料研究家雨村征男失踪这两起事件展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谁是幕后操纵者？谁是真正的元凶？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您将拨开层层迷雾，找到确切的答案。

故事曲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生动，栩栩如生。既有推理小说的特点，又具文学作品的魅力，从而也更进一步地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

## 主要人物表

雨村 征男：物理化学研究事业公司中央研究所研究员

土器屋贞彦：土器屋产业公司代理总经理

名取 冬子：名取龙太郎女儿，即土器屋贞彦妻子 土器屋冬子

名取 一郎：名取龙太郎养子

名取龙太郎：执政党民友党要员、名取派头头

土器屋正胜：土器屋产业公司总经理

间岛久美子：即雨村征男妻子雨村久美子

中桥 正文：国防厅装备计划实施总部计划第一科科长

本田 义和：和平政经新闻社社长

松尾 俊介：和平政经新闻社情报员

三杉小百合：服装设计师、土器屋贞彦姘头、中桥正文情妇

坂本 则男：中桥正文属下干部

大町 信一：航空自卫队空军驾驶员、原名町田龙一

## 目 录

歧路丧生.....	1
替身新娘.....	28
激烈竞争.....	56
暗中勾结.....	73
深山认尸.....	99
杀人魔影.....	130
重温旧梦.....	143
美貌宿敌.....	151
夜半枪声.....	165
弱肉强食.....	187
填补空白.....	196
湖畔遇险.....	219
二次获救.....	235
一往情深.....	248
意外发现.....	257
一份名单.....	274
幻想未来.....	293
盘根错节.....	307
杀人协奏.....	320
雾夜追踪.....	327
新的初夜.....	348
走向深渊.....	371

揭开内幕 .....	395
严密分工 .....	414
走向苍穹 .....	424
《腐蚀》剖析 .....	435

# 歧路丧生

## 1

深秋九月，北部崇山峻岭的上空一片湛蓝。或许由于天空过于晴朗，反而使人觉得发暗。定睛仰望，那无限深邃的苍穹，正呈现着一种似乎难以一下辨清的神秘色彩。

眼前的山脊很宽，坡度不大。这儿眼界比较开阔，纵目四望，周围巍峨的群峰可尽收眼底。西边隔着黑部溪谷耸立着层峦叠嶂的剑立山群峰，挺拔的唐松岳和雄伟的五龙岳好象要比高低似地直插云端。由于空气清新，那些远山就象近在眼前。

这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儿。近几天，在由大陆移来的较强的高气压控制之下，一直天朗气清。今年台风季节比历年过去得早，东流的高气压伸展到了这里。

雨村征男和土器屋贞彦大清早就从白马岳出发了。傍晚，他们到达了天狗头。从这儿再往前走几步，就是山脊路上首屈一指的险途——不归岭一带了。

过了天狗头，平坦而又宽广的主岭山路逐渐变窄。他们一气赶到万丈深渊似的断崖近旁。面前展现出一条幽深的空谷，山脊从这儿跌宕直下，到不归岭形成一个马鞍形，最低处约下降三百公尺，人们都管这里叫作天狗大下坡。对面陡



峭如削的黑褐色的山崖象要阻挡他们的去路似地耸立在眼前，令人望而生畏。

雨村和土器屋决定吃完午饭再走过这个大下坡，因为，要从轻松地漫步的山野转而进入使人时刻提心吊胆的险恶峡谷，那就得首先填饱肚子。

他们想找个地方坐下。往下坡去的地方，到处扔着空罐头盒、空瓶和吃剩的食物，简直没个下脚处。苟延残喘的苍蝇，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嗡地飞了起来，待他们过后，又无精打采地落回原地。看来，沿山脊而来的人大都是在这里饱餐一顿之后，再走过险途。

眼下登山季节已经过去，山上人影日渐稀少。现在，来到这里的只有他们两人。除了偶尔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啼声外，处处是一片可怕的静寂。

“未见英名镌岩壁，但闻杜鹃啼古魂！”

雨村触景生情，两眼呆呆地凝视着远方，无限感慨地吟诵起来。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登山的黄金季节。那时四面八方来的游人和登山爱好者云集于此，山脊上熙来攘往，络绎不绝，汇成股股人流，景象之盛，超乎想象。可是一进九月，山上就冷清下来了。从九月里的登山者总数还不及旺季一天的人数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想象夏秋之交，游客蜂拥而至的情形了。

回顾走过的山脊沙砾道路，象条白线似地伸展到这里。在这长长的来路上，依然见不到一个人影。

“那两个人好象远远落在后面了！”土器屋牵挂似地回头

望望说。

“大概是带了女伴儿的缘故吧。”雨村好容易找到了没有垃圾的地方，边卸下登山背包边回答说。

“保准是趁没人的功夫，可劲儿调情呢！”土器屋显出嫉妒的神情说。

“能吗？”

雨村讪笑着想，土器屋的嫉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昨晚在他俩投宿的白马岳山上的小旅店里，曾住了一对年轻伴侣。那男人绷着个脸，象有意躲着他们。旅店除了他们四人而外，再没有同宿的登山客人，他俩虽没有同那男人亲切攀谈，可也寒暄了几句。

那男人没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可女人那如花似玉的面容和轻盈婀娜的身姿，却使土器屋他们大为刮目。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过了登山季节的高山小旅店里会遇上这样一位摄魂夺魄的美人。

她那富有理智感，轮廓清晰而稍感尖削的脸庞，本来是属于心肠冷酷那种类型的人，不过那新月似的眼眉，有如秋水般明洁的双眸，和那高矮适度的鼻梁下的温柔红唇，却又不能不使人觉得在那冷艳之中反见炽情。

她偶尔眉头紧蹙，现出一副好似凝神远眺的神情，这大概是她想什么事情时的一种习惯吧。可这种神态映进男人的眼帘，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

“好漂亮的姑娘啊！”

“是不是走错了路，才到这儿来的？”

土器屋和雨村在窃窃私语。

在山里遇上这样漂亮的女人，引起两条光棍念念不忘，评头论足，这本是不难理解的。

他俩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随随便便地和女人搭起话来。当了解到这一对男女和他们同路，也是沿着山脊走时，两人顿觉凭添了超乎登山的莫大情趣。

“这段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得了？我们还没登过高山呢。”女人有点担心地说。

“这是最一般的路线，路修得很好，用不着担心！我俩也奔那个方向，就请你和我们一同走吧。”土器屋马上接着说。

“嗯，可是我有同伴。”她婉言谢绝了。

既然已有男伴，她当然不得不谢绝土器屋的相邀，然而她那为难的表情却使她的话增添了使人迷惑不解的色彩。

土器屋和雨村虽用登山老手的口吻邀她一同走，其实，他俩也没有多少登山经验。三千公尺高的大山不过登过一、两次，几年前的夏天登过富士山，去年夏天登过穗高山。

土器屋和雨村在高中时是要好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两人没断来往。他们早就想登一次高山，因此一同请了假来到此地，要翻越白马岳，再登上唐松岳。

白马岳位于日本北阿尔卑斯高山地带的北端，是一座标高二千九百三十三公尺的秀峰，在同类山峰之中不仅较易攀登，而且景色超群，是有名的登山和游览胜地。白马岳山势峥嵘峻峭，上有银光闪闪的皑皑白雪，下有铮铮欢唱的溪流。山中怪石嶙峋，奇花异草随处可见。临巅一跳，不但可以饱览大自然的神工鬼斧之妙，而且能够享受阵阵山风送来的野

花馨香，使人流连忘返。夏季登山者之多，在北部群山之中，白马岳当首屈一指。

从白马岳沿黑部溪谷走向，经相邻的长野和富山县境直到针木岳一带的长大山脉叫作后立山连峰。它隔黑部溪谷与立山连峰相峙而立。这一带的山脊道路及于云端，雾潮云海，气象万千，登山者都爱称之为“梦幻之路”，无不迷恋之至。

现在虽然已错过了最佳季节，登山者很少，可是只要天气好，山路是清楚可辨的，用不着担心迷路。对于一般登山者来说，稍感难行的地方还拉上了铁丝或是安上了链条。所以土器屋敢于冒充登山老手而不怕被人看漏。

“小姐，如果能和您一块走，我们将会感到十分荣幸的。”土器屋恋恋不舍，不肯罢休。

“冬子，明天要早走，快睡吧。”冬子的男伴突然插入一句冷冰冰的话。

这显然是不满意自己的漂亮女伴跟旁的男人交谈。他瞪起眼睛睥睨着土器屋和雨村。那女人好象还想说什么，却见他上前一把将女的领走了。

“啧啧！”土器屋冲那男人的背影大声咂了咂嘴，忿忿地说：“要是那么不乐意别人跟她说话，把她锁在保险柜里不就得了吗？”

“土器屋，算了算了！”

雨村拽拽伙伴的袖子。他想，登山伊始就打架，可未免太扫兴了。

翌日清晨，他俩和那一对男女差不多脚跟脚地离开了小旅馆。上路后大约三十分钟，那对伴侣就远远落在后边，而到了通往杓子岳慢坡的时候，他俩就完全从视野中消逝了。这也许是那男的不愿和土器屋他们同行而有意放慢了脚步。

“那一对，现在会在哪儿呢？”土器屋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吃完了午饭，仍然不见那对人的影子。这一带上空还是一片湛蓝，可日本海那边却出现了几缕轻纱似的浮云。

“也许他们半道儿往枪岳温泉那边拐下去了。”

“不过，那姑娘今天要赶到唐松岳可够她呛的。”

土器屋眷恋地回首盼顾着。他蓦地想到，那美人若半道改变了路线，这次登山就太使人扫兴了。

雨村也有同感。假如她按原计划走，今晚一定会宿在唐松岳山上的小旅馆的。真想再看看那双眸明睫暗的眼睛。

虽然同那美人只是在小旅店昏暗的煤油灯下数语之交，她的情影却萦萦不离二人脑际。

在山莽里遇上的女人，一般看来都分外美，特别是在山里呆上一段时日日后看到的女人更仿佛都象绝代佳人。但日后若闹市重逢，同是一个女人，形象往往便大相径庭了。不过，他俩都有自信，这个女人会是例外。何况，和她相遇是进山的头一天，并非是由于异性处于饥饿状态下的错觉。尤其土器屋对女人是有相当经验的，他发现在接触过的女人当

中，还没有象冬子这样迷人的。

他们俩就这样在那里磨磨蹭蹭地不愿动身，不时地回头看看来路。他们相信，那一对迟早会走过来的。他们都在希冀重瞻她的芳彩。

“咱们慢慢儿走吧。”

雨村首先站起来。开始下坡的谷口，碰上雾天很容易走错路，因为往富山方面去的支岭是由这儿分岔的，支岭上的伏松林里，有明显的山道，酷似山脊路。但那是一条迷津，一旦走上去就会迷失方向，步入危险的黑部溪谷。

真正的山脊路，稍向左拐，面对不归岭方向，那是一条陡峭的大下坡路。在开始下坡的地方有个指示方向的大路标，以防游客迷路。埋路标的土有些松动，标柱摇摇晃晃。

但是，今天天气晴朗，山里没雾，视野广阔，不用指示路标就可以辨清方向。

雨村先走下去。如果顺势而下，一气走完三百公尺大陡坡，膝关节会受到损伤的。雨村好象连小石头都怕碰掉似的，小心翼翼地移着脚步。

“喂，土器屋，你干什么哪？”

雨村又下了一会儿，仍不见土器屋跟下来，便仰头招呼。这时他忽然影影绰绰地看到土器屋在上面的大石头后面一闪，不知干什么在摆弄路标。

雨村一招呼，土器屋才慌里慌张地下来，弄得脚下的小石子纷纷滚落。

“喂，注意，别把石头弄下来！”

雨村喊了一声，土器屋定定神，迈着战战兢兢的脚步走

下来。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三十来分钟才到了最低处。土器屋一屁股坐下，想在这儿好好喘喘气。

“你这家伙，刚才干什么来着？”

雨村突然问起土器屋下坡之前在路标旁磨磨蹭蹭的事。

“嘿嘿，干什么了你能知道吗？”

土器屋露出了恶作剧的谑笑。这种笑，是他搞什么阴谋诡计的惯态。他过去就是个爱捣蛋的人，常常买来人们叫作“恶作剧”的玩具，嘲弄朋友取乐。

雨村在学生时代也时常是这种恶作剧的受害者。土器屋向别人身上甩过经过一段时间就自然褪色的钢笔水；向女孩子硬塞过形状令人厌恶的虫子模型。这虽不算什么罪过，可是把模拟人粪便的玩具放到女同学的座位上，毕竟是够恶劣的了。

“你干了什么？”对土器屋非常了解的雨村担心地问。

“猜猜看。”

土器屋故意要使对方着急似地谑笑着。干这类事，是他的一大乐趣。雨村想起刚才回头仰望时，在眼前模模糊糊一掠而过的情景。

“难道说，你……”

“嘻嘻，难道说什么呀？”

“难道说，你真的在路标上搞鬼了！？”

“露了馅啦？”土器屋搔了搔脑勺暗想着。

“喂，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雨村郑重其事地说，“你究竟搞了什么鬼名堂！？”

“没什么要紧的！”

“别支支吾吾地打马虎眼，快说！”

雨村听说过最近有挪动路标方向的行为不端的登山者。这决不单单是捉弄人的胡闹，这种恶作剧会造成使人遇难的严重后果。

“土器屋，你怎么也不至于变动路标的方向吧？”雨村提心吊胆地问。

土器屋是完全能干得出来的。雨村默默地祷念着，希望自己所猜想的并非事实才好。

“变动了又怎么样？”

“你是开玩笑吧！”

“这天儿很好，即使挪动点路标方向，也不会迷路的！”

“果真你这么干了？”

“用不着担心！只是稍微变了点方向。没有明确地指向黑部溪谷。那两个家伙太爱装相，所以想要戏他们一下。”

土器屋所说的那两个家伙，自然指的是可能随后来到的那对伴侣。

“没事儿，今天是好天。眼前就可以看到唐松岳，路标又是稍稍偏了点，不会出差儿的！”

土器屋好象要抚慰表情严肃起来的雨村，重复着同样的话。日本海方面的云层似乎向这边靠近了，可是，这里依然是丽日当头。

“你干了件愚蠢的事啊！若不改正过来……”

“改正过来，把路标吗？”

“那还用说嘛！”

“你是说再上坡回到那里去？”



“是啊，那有什么办法呢！”

“雨村，我看你才叫愚蠢呢，重新爬这么高的大陡坡，那可受不了！没事儿，别担心。就挪动了一点点。哎呀，是往哪一边来着？让我想想，嗯，就是往这边挪了那么一点儿。好容易下来的怎能再上去，我请求你别再说傻话了。”

土器屋对自己的胡闹好象有点后悔。他往上方瞧了瞧，觉得刚才走下来的大石壁简直高不可攀，凜然阻挡在有路标的下坡路口。

### 3

“你要是不去，我就一个人去。”

“快别这么说啦，惹了乱子怎么能在这儿满不在乎地等着呢！”

“那就跟我一块儿来。”

“请原谅！刚才这么一趟，我的腿就打颤颤了。要让我再上下折腾一次，我可就到不了唐松岳了。”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不行啊！我求求你，要真想帮助我，就别再这么想啦。我干的这件事是不好，可挪动的不多，肯定不会让人迷路的，我不骗你，我发誓！就是别的路标也有不少象这样不正的。”

土器屋哭丧着脸，好象从内心里后悔刚才做的事。

“当真挪动不大，不至于害得人迷失方向吗？”

“当真！我发誓！不然出差时就叫我不得好死！”